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36/158
S/14424
2 April 198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33 和 75
中东局势
消除宗教上一切形式的
不容异己现象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六年

1981年4月1日

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荣幸地提请注意以色列常驻代表1981年3月23日给阁下的信(A/36/137-S/14416)。他的信象以往一样,歪曲了我对虔诚信仰犹太教的人仗义执言的本意,当时我是应他们的要求,在他们遭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的。

警察在美亚谢亚利姆区及其附近手无寸铁的正统信仰犹太人按照数千年习惯进行礼拜时采取严厉的残暴的行动,与布卢姆先生所说:“负责任的警察对违法犯纪的人采取的措施”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他对真正犹太人的诋毁不过是一向执行政治迫害和暴力行为的继续而已,犹太复国主义向来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信仰各种宗教的土生巴勒斯坦人不分清红皂白地进行迫害和使用暴力。

1949年12月2日,纽约29名犹太人领袖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封署名信,证言梅纳希姆·贝京先生和他的全国军事组织以及斯特恩帮犯下了罪大恶极

* A/36/50。

的恐怖主义行为。 该信是抗议贝京先生当时访问美国之行而写的，签名的知名人士中，包括举世知名的艾伯特·爱因斯坦。 我要引述该信开头第一段如下：

“当代使人深感不安的政治现象之一是，新近创立的以色列国出现了‘自由党’，这个政党在组织、方法、政治思想和社会号召方面都酷似纳粹党和法西斯党。 它是由前属全国军事组织的成员及其附从者组成的，该组织是在巴勒斯坦的一个恐怖主义、右翼沙文主义组织。”

该信除其他外，又说：

“这个恐怖主义政党的行动，暴露了它的真正本质；从它过去的行为，我们可以判断它将来会做什么事。 他们在阿拉伯人的德尔亚辛村的所作所为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例：他们杀害了240名男、女和儿童，还留下几个人作为俘虏，带到耶路撒冷游街示众。”

布卢姆先生当然可以胡言乱语，毁谤我国政府对耶路撒冷的真正犹太人及其安全的关切。 但是，他这样做是完全无视1400年来的历史记录。 1400年来，在幅员广阔的阿拉伯和伊斯兰领域里，从巴格达到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在人文和宗教活动上百花齐放，享受到安全保障，不象在其他地方那样受到迫害。

面对这样不朽的光荣记录，竟把我们的衷诚关怀说成“显现了1930和1940年代某些欧洲政权的世界观”，这不是愚昧无知，就是故意歪曲。 这种比较，最低限度可说是不恰当的。 宗教上的犹太教和权力熏心的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分界线，就在于确认事实还是歪曲事实。

更显而易见的，就是对约旦从1948至1967年的记录的恣意歪曲。 我已经多次驳斥了布卢姆先生的无理指责，本来不愿意再次反驳，但是，鉴于布卢姆先生认为谎言重复多次，只要人们不加反驳，终会成为真事，因此，不得不再次反驳。

布卢姆先生肯定知道，约旦在他信中所指的期间没有侵略过以色列。人们一致确认一项事实：约旦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驻在巴勒斯坦各地，并且驻在整个耶路撒冷的战略要地，这是同盟国作战活动的一部分。当时没有一个犹太人受到伤害。

约旦军队按照大会第181(II)号决议的规定，于1948年5月14日完全撤出巴勒斯坦，正好在英国委任统治终结的前一天。大会该项决议本来规定建立一个阿拉伯巴勒斯坦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而不使任何一个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并且使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国际单独实体。

约旦军队直到1948年5月18日清晨才应耶路撒冷旧城和新城平民的紧急请求，回到耶路撒冷，这些平民被强迫逐出他们在西耶路撒冷的家园，挤在旧城里。

当时有100,000名耶路撒冷平民在耶路撒冷，大部分是手无寸铁的。他们遭受包括装甲兵团在内的以色列部队在大举进行的三日全面侵犯。当这些平民英勇地捍卫耶路撒冷城直到弹尽援绝之时，约旦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派遣了一个600人的一营部队到耶路撒冷援救，同市民并肩合作，击退了来自城内和城外的攻击。在阿拉伯马加巴区的犹太住区的巷战，造成阿拉伯和犹太人财产的重大损失，包括各宗教的神圣处所在内。

但是这个悲惨事件的真正元凶既不是犹太住区的居民——他们同梅阿·谢阿利姆公民是有血族关系的——也不是约旦军队。在英国统治结束之前，犹太复国主义军事集团违背了旧城犹太社区强烈表达的愿望，部署了1000名武装部队，表面上是要保卫犹太社区，但后来显示出来原来是要对城内100,000名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进行两面锋利的屠杀。结果将近1000人的以色列部队被制服，送到扎尔卡的战俘营，他们在那里受到具有充分尊严的待遇，并在停火协定签署后，1949年签署停战协定的前一年，通过红十字会遣送回国。

与此相较，在过去14年中，数以万计的被占领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甚至稍微表示抗拒外国占领——这是普遍公认的权利和义务——就受到监禁拷打。

事实将告诉我们，约旦军队并未在1948年5月18日进行侵犯，而是毫无其他选择地前来援救那些于5月15日至18日在历史圣城内遭受无情攻击，受困三日夜的阿拉伯公民，使他们免于遭受每个人都记忆犹新的迪尔·雅幸那样的命运。事实上，整个国际社会都不会赞同或容忍那种可怕景象的。

布卢姆先生断章取义地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两项言论中引用的文字是大部分从美国国内报刊杂志摘录的有关生活实情的引文。这些引文并不是贬谪性的，而只是理性地说明为什么以色列违背了联合国关于达成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决议。只有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国家才能享受到那种不顾国际法的规定和基本正义的奢侈。

相反地，布卢姆先生于1980年12月在大会上对阿拉伯世界，特别是产油国作了全面的恶毒攻击，指控它们破坏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这是最肆无忌惮的反闪米特主义。我已用一项经济分析驳斥了这种处心积虑的煽动。一位美国分析家后来在《纽约时报》著文计算出，燃料价格的上涨只占美国 and 大概其他地方的惊人通货膨胀的百分之零点五。可作为有力说明的是，仅在几天之前，《纽约时报》报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70—80亿，而单单沙特阿拉伯就捐助了\$49亿，作为向发展中世界提供的长期优惠贷款。这大约等于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货币基金组织而获得的贷款总数的三分之二。

这是否就是布卢姆先生所指控的破坏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呢？

所谓蓄意亵渎犹太神殿之说，是违反了伊斯兰和基督教的基本信条的，因此绝不可能是一种故意的政策手段。但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承认伊斯兰和基督教的一神论信念，自从他们于1948年强迫夺取了巴勒斯坦后，就对伊斯兰和基督教的神殿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亵渎。这段历史是漫长而悲惨的，但由于此信的长度，恕我不能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谨请将此信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33和75）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

常驻代表

大使

哈泽姆·努赛贝（签名）
